

我不要知道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紫苑系列

我不要知道

沈亚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要知道/沈亚著.-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1996.11
(紫菀系列)

ISBN 7-106-01202-5

I. 我… II. 沈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②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1000号

沈亚紫菀言情作品集

我不要知道

沈亚著

责任编辑:文楠

封面设计:岳建一

☆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广播电视报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开本 7印张 128千字

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0000册

ISBN 7-106-01202-5/I·0128 定价:9.80元

沈亚作品

我不要知道

内容简介

我不要知道

爱情对每个人来说,都是相知相对的。

庄伟是一个善沉思、不好多讲话,性格极其内向,甘愿寂寞的人。在他心中只有事业,是以理想为目标的独身主义者。年轻美丽活泼可爱的电视台记者吴星娟小姐却偏偏爱上了他。她和所有的少女一样,将她的爱去感化庄伟,让自己半幻半真地沉浸在爱的遐想之中。

江岩是一个性格内向、英俊潇洒,从美国回香港的香烟公司广告模特兼制作人,同时也被在电视台工作的漂亮金发女郎史蒂芬小姐爱上,史蒂芬小姐是有一半或四分之一英国血统的混血女孩,一双似真似幻的蓝眼睛,比吴星娟更具魅力。显现她生在国外,思想比较开放,但她对爱情又是那么含蓄。

然而,江岩情有两托,爱是坦诚的,爱又是相知相对的,当爱即将降临时,他们竟……

1

白色的小快艇冲破海浪飞驰而过，后面拖着一个全身皮肤棕色穿桔红色泳衣的滑水女孩，她神采飞扬，扬起了漫天欢笑与光芒。

几分钟之后，快艇和滑水的女孩子又驶回来，响亮、爽朗的笑声划破晴空，在海浪之间回旋。几个来回之后，快艇停下，女孩子慢慢游回小艇。

小艇正停在一个小小的私人码头边，码头上面是一排白栏杆，栏杆里是一大片草地，后面是幢浅灰色的别墅，别墅不是那种新流行西班牙式白墙红瓦的，浅灰得很有个性，很有气派。浅灰色的石墙上，蔓生着一些藤状植物，不很茂密，却颇典雅。

栏杆后坐着一个男孩，棕色皮肤，微卷的头发，运动员型的身材，黑亮冷漠的眼眸，他坐在一张轮椅上，显得非常矛盾，非常特殊。

小艇上的女孩就是被那特殊、那矛盾吸引住了，她仰头望了一下，扬起手挥了挥。

“嗨!好吗?”她朗声叫道。

栏杆后面的男孩点点头,没有出声。

女孩子想一想,转头对驾小艇的男孩子低声说了句话,跳上码头,径自走了上去。

她穿着泳衣,赤足,只披了件毛巾,她一口气走进栏杆。

“你怎么了?不舒服?”她凝视轮椅里的男孩,好漂亮,好帅,大约二十七八岁,面孔却太冷漠了。而且——明明看来健康,怎么坐轮椅?“这么好的阳光,怎么不到海里去玩玩?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该去海里玩玩?”男孩子反问。声音低沉而冷漠。还有十分的倔强,固执。

“你坐在轮椅上。”女孩子坦率的向轮椅指一指。

男孩子一声不响地从轮椅上站起来,嘴角泛出一丝冷冷的揶揄笑容。

“坐在轮椅上的都是残废?”他说:“你也未免被以前的小说、电影迷惑了,谁都可以坐轮椅,是不是?”

“这个故事教训我,不要太相信眼前的形象!”女孩子摇摇头,笑起来。“这样好的运动员身材原不该是残废,就是因为这‘不该’,才吸引我走上来。”

“你太好奇,女孩子都有这个毛病!”他不以为然地。

“就算是吧!”她不介意的。“我叫吴星娟。你呢?你叫什么名字?”她问。

他望着海,好久,好久才说:

“江岩。”

“江岩?江上有什么岩?应该海浪才是!”她说。

“不是江上岩,不是海上岩。”他看她,真是是个明朗漂亮的时代女性,还有着令人欣赏的不羁。“照你的解释该是,姓江的是很浪漫!”

“不,不,不,可以解释成姓江的该去流浪!”她说。

然后两人相视大笑,友谊就这么建立起来了。

“喂!你的朋友在下面等你!”江岩指指小快艇。

“不是朋友,是教练!”她扬扬手。“如果你请我进去坐坐,我可以让他先走!”

“你的衣服鞋子呢?”他问。

“担心什么?你有车,是不是?送我回家不就成了。”她全不在意地说。

江岩凝视她半晌,这个女孩引起了他的兴趣,她真的很特别,对不对?

“好!我送你!”他点点头。

她立刻转身,扬声对小艇的男孩子叫:

“教练,你先回去,江岩等会儿会送我回家!”

小艇上的男孩扬手做一个OK状,立刻就把小艇驶离码头。

“果然是教练!”江岩说。

“为什么不是?我有什么理由骗你?”她意外地。

“现在女孩子都不怎么讲真话!”他说。

“你被多少个女孩子骗过?”她的眼睛好灵活。“这是

你的不幸,你没遇到我!”

男孩子淡淡一笑,领先往里走。

走上阳台,走进大厅,只觉一屋子的清凉,好舒服,和冷气房里的感觉完全不同。

“这是你的家?”她也不理会泳衣是湿的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。

“暂时算是,因为这几天我住在这儿!”他说。

“很不错的房子,至少没有暴发户的味道!”她说。

“你讲话相当刻薄!”他摇摇头。

“事实嘛!这几年来香港有一些人发了横财,炒地皮,炒黄金,炒股票,但是他们身上那一股暴发户的味道,真令人掩鼻而过。”她说。

“这么严重?要掩鼻而过?Ω”他问。

“这还是保守的形容词呢!”她扬一扬头。“我这人很冲动,很偏激,看不顺眼的人或物很多、很多,我的表现一向夸张。”

“怎么夸张法?”他故意问。

“我一定要做一个动作,令对方感觉到我是在讨厌他,让他不好受!”她自得地。

“挨过打没有?”他问。

“才怪!英女王的属地,那个敢打女人?”她嗤之以鼻。“而且我是练空手道的!”

“很佩服,你的确有征服世界的条件。”他从冰箱取了两杯冷饮过来。

“喂，你是做什么的？”她问。

“我是做广告的！”他微笑说。

“哦——不用上班？”她好奇的。

“我的公司在美国，我来香港寻找灵感的！”他说。

“也兼任广告影片中的男主角吗？”她顺口问。为自己点上一支烟！

“有，我专替一家香烟公司做广告，签了几年的合同。”他说：“就是你现在吸的那个牌子！”

她把香烟拿起来看看，一脸恍然。

“啊！原来你就是他——广告里的那个他。”她大叫起来。“难怪我觉得你很面熟！”

他无意地摊开双手，耸耸肩笑。

“我们这儿很多女孩子都迷你，据说有个电视女演员还以你为偶像呢！”星娟说。

“怎么我走在马路上，却没有一个女孩子看我呢？”他说。

“也许是因为你现在的服装太土，而广告影片里只是你帅气的形象，看来好很多，也瘦些！”

“讲了半天我

“记者。”

台播报新

“/

小学毕业就去美国了!”

“你懂中文?”

“懂,报纸我全会看,也会写一点,不过写得不太好,你呢?”她也问。彼此对对方都有很大的好奇。

“讲得不算好,写得倒好一点。”他说。

她呆愣一下,忽然看见他嘴角的笑容,知道上当!

“那有这样的事?中文和英文不同,不会讲就不会写,你凭什么能写?”她说。

“凭想象力,”他指指脑袋,也忍不住笑起来。“做我们这一行的人,想象力一定要丰富的!”

“也不能凭想象力自创文字!”她摇头。

他沉默一下,又看看表。

“你住哪?”他问。

“这么快就下逐客令了?”她说。

“不是,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换了衣服,我们是否能够去散步。”他说。

“脱的。”你可有多余的牛仔
了!”

自己,又望望她纤细

“拍拍手。

塑胶

“这是记者本色!”她自得地笑。“有些东西是永不离身边的!”

“那么走吧!”他站起来。

这回他不像广告片里驾驶着一辆吉普车，身边也没有狗，而是一部日本小汽车，旁边坐着星娟。

“朋友借给我的车!”他说。

“在美国你真的驾吉普车?”她问。

“不，我开宾士二八〇E，是只销美国，不销亚洲的那一型宾士车。”他说。

“原因呢?”她不解。

“因为它快，像飞机一样，尤其有好多优点适用于美国高速公路上，但香港就不适合。”他说。

“原来也是飞车党!”她笑起来。“我开一辆五年前的旧款式保时捷，还是分期付款的呢!但我觉得很舒服。我喜欢跑车轻踏油门就往前飞的感觉。”

“谁是飞车党呢?”他看她一眼。

沉默地驶出一段路，她忽然问。

“在美国，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美国女孩子像在广告片里那样追你呢?”她说。

他皱皱眉，眼中一下子恢复了冷漠。

“没有，一个也没有!”他冷峻地。

她有做记者的那份敏感，她立刻觉察到他的变化。

“我说错话了?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”他默默地开着车。

她想了想，明白了，别提美国的女孩子，他一定有段伤心往事，一定是这样！

“怎么不问关于我男朋友的事？”她说。

“你的男朋友？”他冷冷一笑。“关我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！你这人真是说变就变，翻脸无情，是我印象里最可怕的一种男人！”她皱眉。

“我说实话。”他没有表情。“我们今天才认识，我有什么理由问你男朋友？我不喜欢多嘴！”

“很好，很不错！”她很赞赏的样子。“男人应该像你这样，我喜欢！”

她说什么——这个特别的女孩子，他们才第一次见面！她喜欢他。

“现在去那里？”他问。他故意没听见她的话吗？

“比家里好一点的地方，不是吗？”她反问。

“OK！”于是他用力踩着油门，车子往前直飞。

她也不再问，非常舒适地坐在那儿闭目养神，一副心安理得状，对他更是百分之百的信任。

“你不怕我把你带到坏地方去？”他看她一眼。

“你会吗？”她眼睛都不睁开。

星娟在电视台忙了三天。

这三天没有轮到她报道新闻，所以她出外勤，她做了人物专访，还去访问了一处谋杀案的现场。

她工作做得很起劲。

刚从立法局回来，是拍立法局议员老爷们发表演说的新闻，正预备写特写，一个同事拍拍她。

“吴，有人找你！”男同事是英国人，一脸胡子。

“在哪里，什么人？”她站起来。

“大门口警卫处，”男同事耸耸肩。“他不愿进来。”

星娟三步两步地奔着下楼，她宁愿自己走楼梯，也不愿慢慢地等电梯，她说人的腿是用来走路的。

门警旁边的石柱上倚着一个男人，懒洋洋地半垂着头，旁边几个女学生对着他指指点点。

江岩，原来是他来了。

“嗨，怎么不进去？”星娟拍拍他的肩。

他看看那些女学生，又看看星娟，无奈地摇头。

“我怕进去被人品头论足，谁知在门口也是一样。”

他用英语说。

“老早告诉你，你在香港是知名度最高的广告明星。”她笑，“进去吗？”

“我的车就在对面，现在可以走吗？”他摇头。

她只犹豫了一秒钟，点头说好。

“我打个电话交代一声，你先上车。”她说。

他才上车，她已打完电话，半跑着过街，跳上车。

“看你的样子依然情绪低落！”她笑。

“我大概注定一辈子都是这样！”他说。

“你的朋友呢？不陪你。”她问。

“人人都要工作的，不是吗？”他看她一眼。

“你呢？打算几时回去？”她不经意地。

“不想回去！”他说。

“嗯——”她不信他的话。

“不想回去！”他加重语气，“我厌烦了广告工作！”

“男主角也不当！”她笑。

“下一辑广告要等到明年春天才拍。”他摇摇头。

她想一想。

“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她问。她已当他是朋友。

“我打电话给弟弟，他帮我代理广告公司，反正公司小，生意普通，我在不在也无所谓。”他说。

“然后呢？”她再问。

“当然是要是在香港找份工作，暂时做一下吧。”他耸耸肩。

“什么原因使你留下？”她好奇地。

“你该不是要我说你吧？”他笑了。

“你这恶棍，”她用英语笑骂。“你能做什么工作？去教数学？”

“开玩笑，”他说：“我想进电视台！”

“英文台？好，我帮你问问，或者我们有机会做同事！”她热心地。

“不，中文台！”他半真半假地，“我并不想做新闻工作，我想演戏。”

“你——”她指着她，仰天大笑，“你演戏？你那比我更糟的广东话，你演戏？”

“为什么不能?”他也笑。“我演不讲话的冷面杀手,为什么不能?”

“好,我也能介绍你去,你有知名度,你是众多吸烟人士的偶像!”她不认真地。“说不定你一炮打红,比那个什么——东方——东方猛男还红!”

“东方猛男?什么?”他不懂。

“开玩笑的。”她说。“我们去那里?”

“石澳!”他说:“我去超级市场买了菜准备做晚饭请你吃!”

“哦!很能干嘛!”她看看车后面,果然有些塑胶袋、纸袋什么的。

“要炒菜就不行,我请你吃火锅,”他笑,“用小煤气炉,自己煮自己吃。”

“你的请客好方法!”她笑。

“主要不是吃,和你聊聊天是很开心的事!”他说,听得出他话中的真诚。

“可以到我家,我能煮一点中国菜,至少,我的面煮得不错。”她说。

“有机会让你表演的。”他说:“如果工作有了着落,我不会再住石澳,借人家的房子不能住得太久。”

“真要在香港落地生根似的!”她笑。

“说真的,香港是个吸引人的城市,”他说:“比起美国,它更繁华,更热闹,也更多采多姿了。”

“因为香港小,所有的一切都是密集的,浓缩的,所以

比其他大城市更能令人目眩。”她说。

“你说得有道理，”他同意，“吴星娟，说真的，如果我去拍戏，你认为我有没有机会红？”

“你要我说真话？”她凝望着他。

“当然是真话。”他是认真的。

她思索一下，终于摇摇头。

“江岩，在亚洲，你的机会不会大，”她说得相当中肯。“如果拍广告，你会成为偶像，因为你不同于一般的亚洲人，虽然你是中国人，因为你这种带有美国味道的不同；一旦拍戏，观众将很难接受你，因为你令他们没有共鸣感。”

他听着，思索着，没出声。

“而且，你对于拍此地那些过分夸张的戏，”她说，“能习惯吗？”

“说得我好像就要签约似的，”他笑起来，“不过我同意你的意见，很有道理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所以我这地道的中国人只能在英文台做事，”她摊开双手，“在中文台，人家不接受的。”

“好！我打消此念，”他笑，“那我该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能替你出主意，我不是你！”

他不信，汽车从黄泥涌峡道转入浅水湾路。

“我真想什么都不做，去流浪！”他说。

“流浪？谁不想？但是流浪要有本钱。”她说。

“这问题不大，”他叹口气，“我想去希腊，只坐在码头

上看渔船进进出出,或者钓鱼!”

“你的想法太消极了,”她不同意,“你才多少岁数?”

“经过一次爱情的洗礼,人是会变老的,”他说:“当然,我是指心灵。”

“没有那么严重。”她绝对不同意,“爱情肯定伤不了我一根汗毛。”

“那是你没有经历过。”他淡淡摇头。“经过了那四十八小时,我回到纽约,在街头独行时,一抬头,望见天空只是黑压压的一片,真的,是黑压压的!”

“过分夸张,你该去写小说!”她说。

“如果我会写,等我老的时候,我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,那一定很美,很深刻,很动人,也一定会——轰动全世界!”他说。

“也会很遗憾。”她笑。

“是,是遗憾,”他正色地点头,“你知道吗?经过这么些日子,我渐渐地发觉,遗憾的事挂在心头,竟也是一种美好的情怀!”

“不懂,不懂!”她怪叫,“一个大男人,说什么遗憾是美好的情怀,真受不了你!”

“你怎么常常受不了我呢?”他也笑,“以后我们还有很多的日子要见面,不是吗?”

“那你就得改。”她肯定地说:“我这人是不会改的!”

“要我们长时间的好好相处,你得改!”

“说得好像我们要相处一辈子似的!”他笑。